



大会

Distr.
LIMITED

A/CN.4/L.734/Add.2
7 July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届会议

2008年5月5日至6月6日和

7月7日至8月8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报告员：保拉·埃斯卡拉梅亚女士

第七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增 编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案文.....	1 - 2	2
1. 条款草案案文.....	1	2
2.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2	2

第七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国际组织的 责任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1.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载录如下。

[见 A/CN.4/L.734/Add.1]

2.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 案文及其评注

2. 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第三部分

[……]

1. 本条款草案第三部分涉及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履行。遵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一般格式，这一部分为两章。¹ 第一章涉及援引国际责任和某些相关问题。其中不包括涉及可供履行国际责任所用的救济的问题。第二章考虑了为了使责任国际组织停止不法行为 and 提供赔偿而采取的反措施。

2. 在此考虑了与履行国际责任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因此，尽管这些条款考虑了援引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责任的问题，但并不涉及援引多个国家的责任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条款(第 51 条)提到一个或多个国家与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对同一不法行为同时负有责任的情况。

¹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6-30 页。

第一章

[……]

第 46 条

一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权在下列情况下作为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即如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 (a) 个别地对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承担的义务；
- (b) 对包括该国或前一国际组织在内的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而且对该义务的违反：
 - (一) 特别影响到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或
 - (二) 具有如此性质以致就继续履行该义务而言，会根本改变对其承担该义务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地位。

评 注

(1) 本条款界定了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何时有权作为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责任。意味着有权主张责任国际组织遵守第二部分中所载的义务。

(2) (a) 项考虑了引起一国际组织责任的更常见的情况：违犯个别地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承担的义务。该项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2 条(a) 款。² 看来很清楚，一国作为受害国援引责任的条件不因责任实体为另一国家或一国际组织而变化。同样，在一国际组织对另一国际组织个别地负有义务之时，在发生违反事项的情况下，后一组织必须被视为有权作为受害组织援引责任。

(3) 有关一国际组织因违反对其个别承担的义务而有权援引国际责任的实践主要涉及国家违反承诺的义务。由于目前的条款并不涉及有关援引国家的责任的问题，因此这种实践在此仅仅是间接相关。有关实践所指违犯的义务是条约或一般国际法所赋予的义务。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国际法院在关于“执行联合国公务

² 同上，第 29 页。

时所受损害”的赔偿的咨询意见中说，业已“确定，该组织有在国际上提出要求的行为能力”。³ 而且，在一国违犯国际法义务的情况下，联合国赔偿委员会理事会设想赔偿“各国政府或国际组织因伊拉克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遭受的任何直接损失、损坏或伤害”。⁴ 在此基础上，专员小组判给了若干被明确界定为国际组织的实体索赔的赔偿金：阿拉伯规划协会、阿拉伯国家间投资担保公司、海湾阿拉伯国家教育研究中心、阿拉伯经济和社会发展基金、阿拉伯海湾国家共同节目制作协会和阿拉伯城镇组织。⁵

(4) 根据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2 条(b)款，在违犯对一个国家集团或整个国际社会的义务、且违犯义务(一)特别影响到该国、或(二)具有如此性质以致就继续履行义务而言，会根本改变对其承担该义务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地位时，一国也可作为受害国援引责任。⁶ 相关评注举出了例子，第一类的例子为一个特别受到违反有关公海污染方面义务影响的沿岸国；⁷ 第二类的例子为裁军条约缔约国或“每个缔约国履约情况实际上以其他每个缔约国履约为条件并要求其他每个缔约国履约的任何其他条约”缔约国。⁸

(5) 这类违犯很少影响到各国，与国际组织相关的可能性更小。但是，不能排除国际组织可能犯下违背一类或另一类义务的情况，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能有权作为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责任。因此，是最好在目前的条款中纳入一国或国际组织在类似情况下作为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的可能性。(b)款(一)和(二)项对此作了规定。

(6) 目前条款的前导中提到“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这是由于案文累积考虑了一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问题。提到“另一”国际组织并不打算排除一国受到伤害和仅涉及一个国际组织—责任组织—的情况。在相同的前导中提到“一国”和“一国际组织”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会受到同一国际不法行为的伤害。

³ 《194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4-185 页。

⁴ S/AC.26/1991/7/Rev.1, 第 34 段。

⁵ “专员小组关于第六批“F1”类索赔的报告和建议”，S/AC.26/2002/6, 第 213-371 段。

⁶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9 页。

⁷ 同上，第 119 页，第 12 段。

⁸ 同上，第 119 页，第 13 段。

(7) 同样，(b) 款中提到“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集团”并不一定意味着该集团应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应当有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因此，案文打算包括下列情况：被违犯的义务是责任国际组织对一个国家集团承担的义务；是对一个其他组织集团承担的义务；是对一个由国家和组织——但并不一定为多个国家或组织——构成的集团承担的义务。

第 47 条

一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通知其要求

1. 援引另一国际组织责任的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应将其要求通知该组织。
2.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可具体指明：
 - (a) 从事一项持续性不法行为的责任国际组织应如何停止该不法行为；
 - (b) 应根据第二部分的规定采取哪种赔偿形式。

评 注

(1) 本条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责任的第 43 条。⁹ 关于援引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要求通知，没有什么理由设想采取不同于一受害国援引另一国家责任之时使用的模式。而且，无论援引责任的实体为国家或国际组织，都应当适用相同的规则。

(2) 第 1 款并未确定援引责任应当采取的形式。根据第 2 款，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具体指明某些要件，特别是“应采取哪种赔偿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责任国际组织必须遵守这些具体规定。

(3) 第 1 款将责任国际组织称为“另一国际组织”，这并不是说，当援引责任的实体为一个国家时，必须涉及一个以上的国际组织。

(4) 尽管本条款提到“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但根据第 52 条第 5 款，在第 46 条定义的范围内，在非受害国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援引责任之时，相同的规则适用于要求通知。

⁹ 同上，第 29 页。

第 48 条
可否提出要求

1. 如果不是按照涉及国籍的任何可适用的规则提出要求，则受害国不得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2. 如果一项须用尽当地救济的规则适用于一项要求，那么在未用尽另一组织提供的任何可利用的有效救济时，则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国际组织的责任。

评 注

(1) 本条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4 条。¹⁰ 本条涉及在援引一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之时，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能偏向的某些类别的要求可否提出的问题。第 1 款考虑了涉及国籍规则的要求，第 2 款有关使用当地救济规则的要求。

(2) 要求的国籍是对行使外交保护的国家适用的一项要求。尽管关于外交保护的草案第 1 条界定了一国就“另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给属于本国国民的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援引另一国的责任的制度，这一定义是“为[……]条款草案的目的”提出的。¹¹ 仅提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外交保护一般涉及这种情况。¹² 但是，一国可针对一国际组织行使外交保护，例如，一个组织在一国领土上部署部队，部队的行为导致违背有关个人待遇的国际法义务。

(3) 前面段落所引定义中已经暗示，有关人员须为国民，才可进行外交保护这一要求。关于外交保护的第 3 条第 1 款以下列措辞表述：“有权行使外交保护的¹³ 国家是国籍国”。

¹⁰ 同上，第 29 页。

¹¹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12 页。

¹² 也正是在两国争端的情况下，国际法院在关于 Ahmadou Sadio Diallo 案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中认定，关于外交保护的¹³ 第 1 条中的定义反映了“习惯国际法”；《200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9 段(也可查阅<http://www.icj-cij.org/docket/files/103/13856.pdf>)。

¹³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13 页。

(4) 本条第 1 款仅涉及国家行使外交保护。当一国际组织偏向于对另一国际组织提出要求时，不适用国籍要求。关于一国际组织援引国家的责任，国际法院在关于“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的咨询意见中说，“国籍问题对于要求的受理是无关紧要的”。¹⁴

(5) 第 2 款涉及当地救济规则。根据国际法，这一规则不仅仅适用于有关外交保护的要求，而且还适用于有关尊重人权的要求。¹⁵ 在职能保护案件中，不适用当地救济规则，¹⁶ 当一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以保护其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之时，一组织还可在其要求中列入“受害者或通过他而被授权者所受的损害”，正如国际法院在关于“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的咨询意见中所说。¹⁷ 在这一范围内，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可被认为适用。

(6) 关于责任国际组织，是否需要用尽当地救济取决于要求的情况。如果这一要求在特定案件中适用，在此就不需要确切地界定何时将适用当地救济规则。看来一种明确的情况是，关于一个国际组织在管理一个领土时个人待遇方面的要求。关于欧洲联盟内的现有救济，也有援引当地救济规则的情况。其中一个实例是欧洲联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司司长就欧盟国家和美国在为飞机噪音消减措施问题上的纠纷，代表欧洲联盟全体成员国向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欧洲联盟成员国认为，美国的索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引起争议的欧共体条例问题上，补救措施尚未用尽，因为这项措施当时“在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法院以及欧洲法院上被提出质疑”。¹⁸ 尽管这一做法涉及向欧盟成员国提出的索偿，但可以推断，若援引了欧洲联盟的责任，也就会要求用尽欧洲联盟内的现有救济。

¹⁴ 《194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6 页。

¹⁵ 尤见 AA. Cancado Trinda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 年)，pp. 46-56；C.F. Amerasinghe, *Local Reme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 年)，pp. 64-75；R. Pisillo Mazzeschi, *Esaurimento dei ricorsi interni e diritti umani* (Torino: Giappichelli, 2004 年)。这些作者侧重于根据人权条约在有关要求方面用尽当地救济。

¹⁶ J. Verhoeven 强调了这一点，“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épuisement des voies de recours et juridictions européennes”，*Droit du pouvoir, pouvoir du droit – Mélanges offerts à Jean Salmon* (Bruxelles: Bruylant, 2007 年)，第 1511 页起，见第 1517 页。

¹⁷ 《194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4 页。

¹⁸ “对美国的答复作出的口头说明和评论”，2000 年 11 月 15 日(A/CN.4/545)，附文 18。

(7) 关于对国际机构的的索偿，必须用尽当地救济，这一点为大多数作者接受，至少原则上接受。¹⁹ 尽管“当地救济”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看来不大贴切，因为这一措辞看来是指责任实体领土内可用的救济办法，但这一措辞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在英文案文中被普遍使用，因此也列入了第2款中。

¹⁹ 当地救济办法规则适用于国家向国际组织提出的索偿，这是若干作者的主张：J.-P.Ritter, “La protection diplomatique à l’égard d’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8 (1962), p.427, at pp.454-455; P.De Visscher, “Observations sur le fondement et la mise en oeuvre du principe de la responsabilité de l’Organisation des Nations Unies”,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droit comparé*, vol.40 (1963), p.165, at p.174; R.Simmonds, “Leg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 Congo (The Hague: Martines Nijhoff, 1968), p.238; B.Amrallah,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or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U.N.”, *Revue égyptienn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32 (1976), p.57, at p.67; L.Gramlich, “Diplomatic protection against acts of intergovernmental Organs”,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27 (1984), p.386, at p.398 (更具尝试性); H.G.Schermers and N.M.Blokk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 3rd revised edition (The Hague: Martines Nijhoff, 1995), pp.1167-1168; P.Klein, *La responsabilité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dans les ordres juridiques internes et en droit des gens* (Bruxelles: Bruylant/Edi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Bruxelles, 1998), p.534 ff.; C.Pitschas, *Die völkerrechtliche Verantwortlichkei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und ihrer Mitgliedstaaten*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1), p.250; K. Wellens, *Remedies again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66-67。国际法协会在如下的最后报告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Account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Report of the Seventy-First Conference* (Berlin), 2004, p.213。C.Eaglet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nd the law of responsibility”, *Recueil des cours*, vol.76(1950-I), p.323, at p.395)认为，当地救济办法规则不适用于对联合国的索偿要求，但这只是因为“联合国没有像国家那样具有常备的司法系统或其他‘当地救济’手段”。A.A.Cançado Trindade (“Exhaustion of local remedies and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et de sciences diplomatiques*, vol.57(1979), p.81, at p.108)指出，“当对一个国际组织提出一项损失赔偿要求时，该规则的适用是不能排除的，但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仍可有不同的发展方向”。M.Pérez González (“L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et le droit de la responsabilité”,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92 (1988), p.63, at p.71)也表达了这种认为当地救济办法规则应灵活适用的观点。C.F.Amerasing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486)则认为，由于国际组织“一般没有对个人的司法权”，“它们是否会提供适当的内部救济措施，还是一个疑问。因此，很难想象如何适用当地救济办法规则”。该书的第一版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而 F.Vacas Fernández (*La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de Naciones Unidas* (Madrid: Dykinson, 2002), pp.139-140)也持有这一观点。

(8) 如在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4 条中一样，用尽当地救济办法的要求以“可利用和有效的救济”的存在为条件。委员会在关于外交保护的第 14 和第 15 条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这项要求，²⁰ 但对于目前条款的目的而言，更为简练的描述可能就证明足够了。

(9) 尽管一国际组织内存在可利用和有效的救济办法可能仅仅是为数有限的组织的特点，但第 2 款提到“该组织提供的”救济办法，旨在也包括在国际组织接受仲裁法庭、国家法院或行政机构审理索偿的权限情况下可利用的救济办法。相对于有关个人而言，救济办法的地点可能影响到其效力。

(10) 如其他规定中一样，第 2 款提到“另一”国际组织并非打算排除可能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即使在不涉及任何其他国际组织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11) 在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根据第 52 条援引责任之时，第 2 款也是相关的。为此，第 52 条第 5 款提到第 48 条第 2 款。

第 49[48] 条

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

在下列情况下不得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

- (a)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已以有效方式放弃要求；
- (b)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基于其行为应被视为已以有效方式默认其要求失效。

评 注

(1) 本条严格遵照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 45 条的案文，²¹ 在前导部分将“一国”改为“一国际组织”，并在(a)和(b)项中增加了“或国际组织”。

(2) 很清楚，对受害国而言，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很难取决于责任实体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原则上，国际组织还应当被视为能够放弃要求，或默认要求失效。然而，应当注意到，由于国际组织的特征，它们一般难以确定哪个机关有权

²⁰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0 页。

²¹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9 页。

以该组织的名义放弃要求，并评估是否该组织方面已经默认。而且，国际组织方面的默认可能涉及比通常对国家而言足够更长的时期。

(3) (a)和(b)项具体规定，仅在“有效”做出的情况下，放弃或默认意味着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正如关于第 17 条的评注中所说，这一用语指“国家责任框架范围外的国际法规则处理的”事项，如代理人或个人是否是在经授权后代表国家或国际组织这样做的，或该项同意是否因受到胁迫或其他因素而变得无效。²² 在国际组织的情况中，有效意味着必须尊重国际组织的规则。然而，在尊重国际组织有关缔结条约权限规则、违反这些规则条约无效方面，这项要求可能遇到《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²³ 第 46 条第 2 和第 3 款所述的限制。

(4) 在有数个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之时，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放弃并不影响其他受害国或受害组织援引责任的权利。

(5) 尽管(a)和(b)项提到“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但根据第 52 条，有权作为非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言，也可能出现由于放弃或默认而丧失援引责任权利的情况。第 52 条第 5 款提到第 49 条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第 50[49] 条

数个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

在数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由于一个国际组织的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而受害的情况下，每一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可分别援引该国际组织对该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²²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65 页。

²³ A/CONF.129/15。

评 注

(1) 本条款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第 46 条。²⁴ 在此考虑了下列案件，这些案件均涉及单一不法行为的责任：存在数个受害国；存在数个受害国际组织；存在一个或多个受害国和一个或多个受害国际组织。

(2) 任何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均有权独立于任何其他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这并不排除部分或所有受害实体联合援引责任，如果其愿意这样做。协调要求将有助于避免双重追索的风险。

(3) 国际法院在关于“执行联合国公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的咨询意见中，设想了一受害国和一受害国际组织可能同时主张索偿的情况。国际法院认为，联合国和受害者国籍国可“就[……]受害人或与其有关的其他享有权利者所受的损害”索偿，并指出，“没有任何法律规则赋予一方或另一方以优先地位，或强迫该国或该组织不得提出国际诉求。法院认为，有关方面没有理由不出于善意和常理来寻求解决办法。[……]”²⁵

(4) 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可实行克制，不援引责任，而任由其他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如果这种实行克制不仅仅是受害实体之间的内部问题，则可能导致前一国家或国际组织根据第 49 条丧失援引责任的权利。

(5) 若一国际组织及其一个或多个成员均因同一不法行为而受到伤害，国际组织的内部规则可同样赋予该组织或其成员援引责任的排他的职能。

第 51[50] 条

数个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

1. 在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或更多国家或其他组织对同一国际不法行为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可援引每个国家或国际组织涉及该行为的责任。

2. 只有在援引主要责任未导致赔偿的情况下，方可援引如第 29 条草案所述的附属责任。

²⁴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9 页。

²⁵ 《国际法院报告》，1949 年，第 184-186 页。

3. 第 1 和第 2 款：

- (a) 不允许任何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追偿多于所受损失的赔偿；
- (b) 不妨碍提供赔偿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其他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可能拥有的任何追索权利。

评 注

(1) 本条款考虑了一国际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实体——国际组织或国家——对特定不法行为负责的情况。第 12 至 15 条和第 25 至 29 条设想了一国际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国家的联合责任，前者考虑了一国际组织与一国的行为相关的责任；后者涉及一国与一国际组织行为相关的责任。欧洲共同体与其成员国缔结的所谓混合协定提供了另一个案例，此种协定规定了联合责任。欧洲法院在涉及混合作协定的议会诉理事会案中說：“在这种情形下，由于《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暂不适用，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作为非加太伙伴国家必须共同对非加太国家履行由其承诺引起的每一项义务，包括涉及财政援助的义务”。²⁶

(2) 如同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7 条一样，²⁷ 第 1 款规定，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得援引每个责任实体的责任。但是，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一国家或国际组织仅负有附属责任，仅在主要责任国或国际组织未能提供赔偿的情况下、并在此范围之内、有义务提供赔偿。本条第 2 款所提到的第 29 条第 2 款举出了附属责任的例子，规定，一国际组织不法行为引起成员国的责任时，有关责任“推定为附属责任”。

(3) 无论是主要责任还是附属责任，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均未被要求实行克制，在其责任被援引的另一实体未能提供赔偿之前不向责任实体提出索赔。附属性并不意味着在提出索赔方面必须按照时间顺序进行。

²⁶ C-316/91 号案件，1994 年 3 月 2 日的判决，欧洲法院报告书(1994-I)，第 625 页起，见第 660-661 页。

²⁷ 《2001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9 页。

(4) 第 3 款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7 条第 2 款，在(a)和(b)项中增加了“或国际组织”等措辞。(b)项中的措辞略有改动，旨在更清楚地说明，“提供赔偿”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获得追索权。

第 52[51] 条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1.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条件是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援引责任的国家或组织在内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集团承担的，并是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

2. 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条件是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

3. 不属于受害国际组织的国际组织有权按照第 4 款援引另一国际组织的责任，条件是被违背的义务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而且保护该义务所基于的国际社会利益是援引责任的国际组织担负的一部分职责。

4. 有权按照第 1 至第 3 款援引责任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要求责任国际组织：

(a) 按照第 33 条草案的规定，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并提供不重复的承诺和保证；并且

(b) 按照第二部分的规定履行向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提供赔偿的义务。

5. 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按照第 47 条、第 48 条第 2 款和第 49 条草案援引责任的要求适用于有权按照第 1 至第 4 款规定采取行动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

评 注

(1) 本条对应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8 条。²⁸ 涉及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尽管对其承担有被违犯的义务，但该国或国际组织不能被视为本草案第 46 条意义上的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根据第 4 款，在该国或国际组织有权援引责任之时，其仅能够要求停止国际不法行为、提供不重复

²⁸ 同上，第 29-30 页。

的承诺和保证，并履行“向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或被违背之义务的受益人提供”赔偿的义务。

(2) 第 1 款涉及引起这种有限权利的第一类情况。这一类别中包括“被违背的义务是对包括援引责任的国家或组织在内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集团承担的，并是为保护该集团的集体利益而确立的”的情况。除了增加“或国际组织”和“或组织”等措辞之外，案文转载了关于国家责任的第 48 条第 1 款(a)项。

(3) 第 1 款提到“该集团的集体利益”，旨在具体说明，在出现违犯事项的具体情况下，被违背的义务不仅仅是个别对该集团一个或多个成员承担的。例如，若一国际组织违反保护共同环境的一项多边条约义务，该条约其他当事方得援引责任，因为它们受到该违反的影响，尽管不是十分具体。作为该集团集体利益的维护者，该集团每个成员都将有权要求履约。

(4) 一国际组织根据内部规则可能对其成员所负的义务不一定属于这一类别。而且，内部规则可能限制成员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权利。

(5) 第 1 款的措辞并不意味着被违背的义务必须是对由国家和国际组织构成的集团承担的。这项义务也可能是对一个国家集团或一个国际组织集团承担的。如在其他条款中一样，本款中提到“另一国际组织”并不意味着必须涉及一个以上的国际组织。

(6) 第 2 和第 3 款考虑了并非第 46 条意义上的受害国或国际组织仍然可以援引责任的另一类别，尽管是在第 4 条规定的有限的范围之内援引责任。第 2 款提到国家援引责任，该款与关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8 条第 1 款(b)项相同。看来很清楚，如果一国被视为有权援引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所负义务的另一国的责任，这同样适用于犯有类似违背事项的国际组织的责任。正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说，“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的国家不能援引一个国际组织的责任，似乎没有任何理由”。²⁹

(7) 尽管委员会内没有人表示怀疑，在违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下，一国有权援引责任，但有些委员表示担心会认为国际组织、包括区域组织也有此权利。然而，区域组织将仅在其成员国所赋予职能的基础上采取行动，成员国将有权针对违反事项个别或联合援引责任。

²⁹ A/CN.4/593, F.1。

(8) 关于国际组织在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情况下援引责任的权利问题，有关法律著述主要侧重欧洲联盟。作者观点有分歧，但绝大多数主张肯定的解决办法。³⁰ 尽管作者一般仅仅考虑了一国际组织援引一国的国际责任，但类似解决办法看来适用于另一国际组织违背义务的情况。

(9) 这方面的实践不是很说明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有关实践涉及国际组织对国家采取的行动。在国际组织对其成员的违约行为做出反应之时，它们通常仅根据各自的规则采取行动。难以根据这一实践推断，存在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普遍权利。这方面最重要的实践似乎是欧洲联盟的实践。欧洲联盟经常说，非成员违反了似乎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例如，欧洲联盟理事会 2000 年 4 月 26 日的共同立场提到“缅甸严重和有系统地侵犯人权的情况”。³¹ 完全不清楚究竟是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共同援引责任还是欧洲联盟作为一个单独的组织援引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欧洲联盟的这种说法会导致对被指控的责任国采取经济措施。下一章将讨论这些措施。

(10) 第 3 款对一国际组织在违犯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下援引责任的权利做了限制。要求“保护该义务所基于的国际社会利益是援引责任的

³⁰ 以下作者表示认为至少某些国际组织可以对违背义务的情况援引责任：C.-D. Ehlermann,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et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 une réponse à J. Verhoeven”,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8 (1984-1985), p. 96, at pp. 104-105; E. Klein, “Sanctions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economic communities”, *Archiv des Völkerrechts*, vol. 30 (1992), p. 101, at p. 110; A. Davì, *Comunità europea e sanzioni economiche internazionali* (Napoli: Jovene, 1993), p. 496 ff.; C. Tomuschat, “Artikel 210”, in: H. von der Groeben, J. Thiesing, C.-D. Ehlermann (eds.), *Kommentar zum EU-/EG-Vertrag*, 5th edition (Baden-Baden: Nomos, 1997), vol. 5, pp. 28-29; P. Klein, *La responsabilité...*, op. cit., p. 401 ff.; A. Rey Aneiros, *Una aproximación a la responsabilidad internacional de las organizaciones internacionales* (Valencia: Tirant lo Blanch, 2006), p. 166. 持反面意见的有：J. Verhoeven, “Communautés européennes et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Revue belg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18 (1984-1985), p. 79, at pp. 89-90, 和 P. Sturma, “La participation de la Communauté européenne à d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Revue du Marché commun et de l’Union européenne*, No. 366 (1993), p. 250, at p. 258. 据 P. Palchetti, “Reactions by the European Union to breaches of erga omnes obligations”, in : E. Cannizzaro (ed.),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Act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2), p. 219, at p. 226, “the role of the Community appears to be only that of implementing rights that are owed to its Member States”。

³¹ 《欧洲共同体正式公报》，2000 年 5 月 14 日，L.122, 第 1 页。

国际组织担负的一部分职责”。这些职责反映了有关组织的特性和宗旨。有关组织的规则将确定哪些是该国际组织的职责。没有根据这些规则具体授权的要求。

(11) 第 3 款中采取的办法对应于一些国家在大会第六委员会就委员会 2007 年提交大会报告所提出问题³²发表的意见。³³一些就此问题发表评论的国际组织持类似的观点。³⁴

(12) 第 5 款基于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第 48 条第 3 款。该款旨在表明，关于通知要求、可否提出要求和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的规定，也适用于根据本条援引责任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关于国家责任的第 48 条第 3 款一般地提到相应的规定(第 43 至 45 条)，其并未打算扩大“涉及国籍的可任何适用规则”的可适用性，这一点载于第 44 条(a)项，因为这项要求显然与第 48 条所考虑的义务无关。尽管这一点可被视为暗示，但第 5 款提到本条则明确地限于涉及与用尽当地救济相关的可否提出要求的款项。

第 53 条

本部分的范围

本部分不妨碍个人或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可能拥有的援引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权利。

³² 阿根廷的发言(A/C.6/62/SR.18, 第 64 段)，丹麦代表五个北欧国家的发言 (A/C.6/62/SR.18, para. 100)，Italy (A/C.6/62/SR.19, 第 40 段)，荷兰的发言(A/C.6/62/SR.20, 第 39 段)，俄罗斯联邦的发言(A/C.6/62/SR.21, 第 70 段)和瑞士的发言(A/C.6/62/SR.21, 第 85 段)。其他国家看来主张国际组织有更普遍的权利。见比利时(A/C.6/62/SR.21, 第 90 段)，塞浦路斯(A/C.6/62/SR.21, 第 38 段)，匈牙利(A/C.6/62/SR.21, 第 16 段)和马来西亚(A/C.6/62/SR.19, 第 75 段)的发言。

³³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三章，D 节，第 30 段。有关问题如下：“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第 48 条规定，在一国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情况下，各国有权要求责任国停止国际不法行为，履行向受害国或被违背义务之受益人提供赔偿的义务。如果一个国际组织违背了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所有其他组织或其中部分组织是否有权提出类似要求”？

³⁴ 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A/CN.4/593, F1)、欧洲联盟委员会(同上)、世界卫生组织(同上)和国际移民组织(A/CN.4/593, B)发表的意见。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的答复(A/CN.4/593, F1)。

评 注

(1) 上文第 46 至 52 条仅考虑了在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范围内一国际组织履行责任的情况。这与第 36 条一致，该条界定了第二部分所列国际义务的范围，规定其仅涉及违反根据国际法一国际组织对国家、另一国际组织或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的义务的情形。同一条款还进一步具体规定，这“不妨碍任何人或国家以外或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实体因一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而可能直接取得的任何权利”。因此，通过仅提到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援引责任，本部分的范围反映了第二部分的范围。仅在涉及第二部分所列义务的范围，考虑了援引责任问题。

(2) 尽管可以认为暗示关于援引责任的条款不妨碍个人或国家或国际组织以外的实体可能拥有的援引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的权利，但相应的明确表述有助于更清楚地表明，本部分并不打算排出任何此种权利。

-- -- -- -- --